



周金平 著



輿論，家 教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的春間，帝皇思想正是拍頭的山海關外，也早已改換了國旗，表示革命已經成功了。

爲了要建設——不如說要發財的緣故，尙在農業時代的山海關外省會萃集了不少已在歐美物質文明中沐浴過的新人物。

爲了僅僅有窰子，大坑和坤角還不能表現出近代的戀愛和社交的緣故，南市場一帶便成立了向來視爲“毛子戲”的跳舞場。

爲了這中國式的毛子戲場不分男女坐，而且又有‘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軋着跳’的緣故，除了沐浴過歐美物質文明的新人物外，向來玩窰子，上大坑，捧坤角的道學先生們也頗樂意去觀光。

向來以某坤角的眼風騷，某班的姑娘好，某大坑的功夫到等等，爲談話資料的前輩先生也起頭來議論舞場的一切。

“那個穿水綠上海旗袍的不知是誰家的姨太太，大屁股扭得纔引人的火呢！”

“我認得那個抱了穿紫紅色洋服的小白臉跳的是徐家的老三，真騷，兩個奶奶看上去已經是靠不住了。”

“恆甫，你的舞跳得竟像了樣了，可是你今天把這個舞女抱得太緊點。”

“得三，你舞的時候動火不動火？”

“.....”

諸如此類的話，是跳舞時新後，省城裏，半官性質的運輸公司總務部裏人們日常對語的一部。

一天，運輸公司總務科科員李老爺的二小姐被人發見在跳舞場裏同了一個年輕的穿洋服男子跳舞。

照例，飯前飯後時，運輸公司總務科的會客室裏便如夏天糞桶開蓋誘集了各類蒼蠅似的，至少每只椅子上坐了一位老爺或先生。

總務科裏的開飯圓桌能坐十個人，但必要時得加至十三個位置，更必要時得由庶務主任招呼廚司加開一桌。

總務科的主任人員和掛名拿乾薪人員，
與公司幹部人員位置有關的貴賓，
幹部人員的親友，

除了上列三項，是很少有例外的人能坐到總務部的圓桌上來吃飯的。

也有立着的，也有看報的，也有下棋的，也有吃水煙的，但每人的注意終是在反復不厭的自以為有趣的談話上。升官論過去了：×××那小子倒發表了行長，還算能耐。發財論也過去了：大洋已經毛到一千六百七十七元了。於是照例到了年輕小子談了便要被先輩罵為下流的女人論。

立着的挨到誰的椅背上，看報的把報紙掉在椅子旁邊。下棋的借此輸的推開了棋盤。吃水煙的再換一根新的紙捻。

從二十多歲的公司副理到五十多的鐵路局長，全都是運輸公司總務部會客室裏女人論的特約研究者。

女人論的“通論”也過去了，這必須要來“各論，”就是“實事。”於是年輕漂亮的副理從椅子裏

立起，有神的雙眼從“法國配來的藥水玻璃光鏡”裏向全部會客室內審視。於是室內大眾的目光也跟着這“有神的審視”在室內流轉。

“噢！行中今天怎麼沒有來？”副理審視一過之後，失望地，發問。

行中便是在運輸公司總務部掛名拿乾薪五十元的李老爺，曾經署過兩任縣缺。

“他同了黨務視察團到上海去了好幾天啦。”一位貴賓回答。

“這次一共去了十個人，旅費是一萬六千元，少帥自己拿出來的。”稅局長詳細報告。

“哦哦！不巧，不巧。一樁笑話。笑話！”副理並不打理稅局長的雖然確實而已出了女人論題外的報告。只是懊喪地埋怨李老爺走得不巧。

“怎麼，行中有什麼笑話嗎？”

“你們昨天都沒有去看跳舞嗎？”

“我去的。”

“我同了恆甫去的。”

“怎麼我沒有看見你們呢？”

“我出來時候看見你同着法蘭洋行的勃露，所以沒有招呼你。”

“哦。你們難道沒有看見行中的二丫頭同一個年輕男人跳舞嗎？”副理說着，冷冷地像發見了“官鑛”似的得意。

“啊，什麼，行中的二小姐同男人跳舞！”

一室裏的老爺先生除了副理外都像聽見皇姑屯第二次炸彈爆發似的驚叫起來。

“不見得吧！行中的家教向來是很嚴的。”恆甫因為昨夜自己沒有發見二小姐怎樣同一個男人跳舞，有些不很願意這個消息的確實。然而他同時想：要是真的，我去抱着她跳一回倒也有趣。

“一點錯也不會，我可以保險。”副理不屈地說。

“行中人倒不算壞，恐怕是在署縣缺時造了點孽，所以現世報應。”鐵路局長已經推定了二小姐

同男人跳舞的因果。

“這都是怪行中自己，要女兒進學堂。小學念念也就罷了，還要進中學堂。這叫咎由自取。”這是行長說的。

“你看她跳得怎麼樣？還行不行？”

“我昨夜怎麼沒有看見呢？衣裳著得時髦不時髦？”

“我在行中家裏看見過她兩回，臉蛋長得不差，眼睛細細的嬌媚不過。”

“她今年不是十七歲了嗎？正是好時候，不知這朵鮮花給誰先採？”

“行中好福氣，揀女婿也用不着媒人了。”

“今天我請客，去看李二小姐軋餅頭。”

“……，”

“……，”

議論是越說越具體，越澈底，李二小姐從跳舞，到軋餅頭，私奔，自由結婚，養私生子，一切應

備的題目差不多都議論過了，然而年輕漂亮的副理終覺有點缺憾。

“可惜行中到上海去了，不然，叫他自己去和他女兒跳舞！”

同日的晚間：

副理公館裏兩場麻雀開了場。賭客是：副理太太，副理二太太，副理三太太，鐵路局長四姨太太，恆甫太太，恆甫大小姐，副理二姑太太，劉家大少奶奶。

賭錢而計較輸贏，原是當然的事。即是花錢頂不在乎的二太太和三太太，在賭錢時也毫不爲奇的擺着認真的臉，不願意多說空閒的話來分自己的神；雖然在平時除了說空閒話以外是不知世間有何正經事的。

然而今晚有了例外。

麻雀未開場時已經略略討論過了的大題目，

在東風圈將完的時候，副理二太太又嚴正地把牠提了出來。

“真像窰子一樣啦！不論姓張姓李，衆目昭彰之下抱了男人跳。”

“我看比窰子還不如！窰子要是在人面前，也不會這樣肉麻的。”副理三太太似乎是窰子出身，在申說着窰子的人格。

“這都是學堂生幹的事啊！讀了幾年洋書，廉恥都沒有了。一天到晚，寫情書，找朋友，已經够賤啦；又時新了跳舞。”

“將來我看她們會白天在街陪男人睡覺呢！”鐵路局長太太恨恨的說。

滿意的笑聲傳遍了麻雀桌上。

在快要到省城的特別快車上，由天津回來的李老爺李行中無意在廁所旁遇見了別了多年的王老爺。

“啊啊，巧遇，巧遇，行中兄。”

“啊啊，巧遇，巧遇，得三兄。”

“省城去嗎？”

“天津來的？”

打拱，作揖，伸手，連說帶讓，得三兄到了行中兄的包房間裏。

李老爺答復了王老爺的黨務質問之後，提起他在上海的得意事來。

“你會跳舞不？得三。”

“不會，看過兩回。”

“你應該學，得三。又是時髦的交際，又能抱着年輕姑娘。”

“逛窯子不一樣嗎？”

“不，不，兩樣！”李老爺叫了起來。“逛窯子實在太下品！至於跳舞，那都是上等人，也有大家的小姐。所謂樂，不傷雅。”

“大家小姐同了男人跳，終究是不雅的呢！”

“我不是說，得三，你的思想太舊了點。你上海去看看。況且，大家都時行，你也落得。”

考察了一回黨務之後的李老爺儼然是一位“新人”了，至少在跳舞上，他絕對贊成社交公開是合道理的。

又是省城裏半官性質的運輸公司總務部會客室裏。

除了新到的李行中李老爺外，戴着“法國藥水玻璃光鏡”的年輕副理，胖子的鐵路局長，恆甫……依然像蠅子集在糞桶裏似的把所有的椅子坐滿。

顯然，好佔便宜的副理已經從李老爺那裏取得了自己的得意，他攤着兩條腿在地板上，手也攤開着，仰着臉在微吐着雪茄烟氣。

李老爺像前時在縣署裏聽了撤職查辦的消息時一樣，臉上一點活氣都沒有了。站在圓桌的旁

邊，一只手不住的摸鬍子。

“行中，以後我也沒法不叫你是老丈人了。”恆甫湊着副理的趣，也幫着取笑李老爺。

在室的大衆又是一陣嘩笑。

其實並不是他們一定在和李老爺作對，不過他們的信條是：1.吃飽了飯應該多說空話；2.說空話最好是有關於女人的；3.這個女人最好他們向來熟悉而與自己是沒有親屬關係的。李老爺原也是“信條實行者”之一，但不幸的是他今天違犯了信條第三。

“真有那樣事我是不能饒赦的。”李老爺拍着桌子在咆哮。但他的可驚的咆哮並不會打破室內的歡欣的空氣。他們繼續着說：

“老丈，幾時請客，看看令小姐的妙舞。”

“今天晚上我要請你們去，我已經拜了跳舞先生啦。”

“黨務報告裏，社交公開，以身作則的一條是

不好遺漏的。”

“我看行中不久一定要得法，有了這一位交際小姐。”

一直到行中不響地走出了會客室，他們的會話還是不曾停息。

過了幾天。副理公館裏的牌局又開始了。

鐵路局長帶來了有味的消息：李老爺李行中打了他太太一頓，又打了二小姐一頓，撕破了二小姐所有的新衣服，現在關在樓上，逼着要她尋死。

“怨不得恆甫常說李老爺家教嚴。這樣看來，許是李太太把二小姐縱容慣了的。”

“李太太常會笑我們打牌看戲，如今，她要輪到笑她自己了。”

“李老爺不太利害一些嗎？管教管教也就不錯，教她死，那……”

“你那知道，李老爺的臉全給她丟了，怪不得李老爺生氣，他還要在省城裏混飯吃呢！”

“現在的小輩實在教人頭痛，又要拿老子的錢，又不怕丟老子的臉。”

“她們也越鬧越不像，這樣吃些苦頭也好。”

“.....”

“.....”

“.....”

就像她們手裏打着的麻雀子一樣，在樹頭，她們無法把這樣的話題改變，一直到恆甫太太成了一付清索子的時候，局長太太纔說：

“好了，不要儘談她吧。恆甫太太贏了錢，今天晚上叫她在會仙大舞台包二個箱。李如風的金錢豹很不差。”

附記，本篇不能算是小說，祇是一篇記事。所以把他記下來時，只因爲想使我們覺到新禮教也快要打倒的南方人明白東北的社會還是這樣頑舊。這樣看來，我們的工作，實在是複雜得很：歷史的和地域的兩道交成一個十字架，怎樣從這個堅固的十字架上跑下來，更怎樣打碎這個十字架，那便是我們要努力的。

